

狒狒长老举起了辛巴

夏夜屋中时有蚊虫，猫总能发现。眼看虫子高飞扑灯，爪长莫及，便急得嘤嘤作响。于是先生将猫一把举起，凑近吸顶灯，它敏捷地双爪一合！好，抓到了，人和猫皆引以为傲。看过《狮子王》吗？狒狒长老高举辛巴，万丈光芒洒落，普天同庆，《今夜爱无限》金曲响起——就是这般场景。

本来我只看他俩热闹，然而不久后，一项工作却让我也加入了狒狒长老的行列。

我们的昆虫摄影师养了几只刺花螳螂，作为杂志的模特儿。他要出差，照顾螳螂的重任便托付于我。我接手一看，傻了眼：那饲养盒就是外卖的调料盒，只有瓶盖大，里头贴了昆虫攀爬纸，侧面扎几个透气孔。住在其中的学龄前螳螂，细胳膊细腿，翘着肚子，浑身黑褐中略带白斑，放出来绝对会被当成蚊子拍死。

体型再小，也是纯粹的肉食者。可我能买到的最小号饲料螳螂都比它们大，饲料果蝇也因为天热的缘故，到手死了大半。而普天之下所有生长期幼崽，都有黑洞般的胃口，螳螂一天不吃，肚子就瘪成一个扁片儿，可怜兮兮的。

愁眉不展中，我想起了扑灯的小黑虫。被纱窗筛过的小黑虫，恰好能当小螳螂的猎物。抱歉，你们不过追光误入，但舍下恰有猛兽嗷嗷待哺，就是你们的蜀道难了。

新的狒狒长老爬上椅子，高举打开盖的螳螂盒，凑近吸顶灯上的小虫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小螳螂闪电出刀，瞬间就抱着虫子大嚼起来。此法可行！我赶紧换另一个盒子，继续爬凳子举高高。小螳螂几乎一被举上去就能抓到，敏捷高效尤胜于猫。

有时天气晴朗，灯下干干净净，螳螂又得挨饿。我又想了个办法，傍晚时分，穿一身长袖长裤，把螳螂盒子全揣在兜里，下楼往草丛一蹲，撸起袖子，很快就有蚊子落到胳膊上。当它专心开饭时，我便将盒子扣在胳膊上，小螳螂马上就会挥刀行侠仗义。它们吃饱饭，世上万恶的蚊子少了几只，我的血液也得到了微末的新陈代谢，皆大欢喜。



养螳螂

林语尘

美得惊心动魄。这种仙气飘飘的色泽，其实只会存在一两小时，很快，翅膀和新皮肤的质地会变得坚韧，颜色加深，最终成为蜂蜜绿豆糕那样可爱的色调。

第二天，我将小花花在我家蜕过的所有皮集中在一起，做了个成长衣柜。蜂蜜绿豆糕爬到头，昂首顾盼，看起来自豪得很。

真神奇啊，真神奇啊！平安度过过一次蜕皮，全须全尾地顺利长大，就是值得祝贺的生命奇迹。

螳螂也是一种猫

成年的刺花螳螂，大约有我食指的两个指节长，不再是童年细小腿弱的小样子，互动起来也更有许多。小花花虽有翅膀，但并不爱飞，我常常让它爬上手指，偶尔还像举猫那样把它举近天花板去灭蚊。

人若发现了一种关联，就忍不住去找第二第三个。很快我就觉得，螳螂不仅是敏捷抓虫的样子像猫——它实在就是一种猫里猫气的东西。

螳螂双刀向下折叠的“手腕”处，内侧有一小块，用放大镜看毛茸茸的，昆虫学上叫作“清洁刷”。它极爱干净，饭后常常低下脑袋，用手腕子从脸颊蹭到脑门，反复擦拭，然后用嘴清理双刀，与猫洗脸、舔爪的动作一模一样。

有些反应也很像。螳螂浑身感官极其敏锐，从背后轻轻一碰，马上猫猫扭头，一爪子揍过来。要是有意撩逗，还会用双刀跟你打起来，快速交替出刀的模样，也是典型的“猫猫拳法”。

猫偶尔会在地板上留下一摊呕吐物，有时是为了吐毛球，但更多时候是猫粮吃急了，吃完又马上喝水。螳螂也会有一模一样的情况，吃完大猎物立刻喝水，一定会“噗”一下吐出一摊消化液。我只好控制它的饮水频率，不敢再让它放开喝。

它也像猫一样，不喜欢被逆着毛摸。螳螂受惊、生气时，往往会高举双刀，展开翅膀，用翅面的斑纹和鲜艳色彩来威慑对方。但小花花脾气绝好，我想仔细看看它的翅膀，却怎么逗它都无法实现。最后还是借鉴了撸猫经验，从后往前抓了一把翅膀，迷你猫咪终于妥协，张开带着眼斑的前翅，我才看到，后翅是鲜亮的柠檬黄色。

告别

小花花享受了两个月成年生活。北京由秋入冬，圣诞节前的一星期，我发现它食欲明显减退，饲料螳螂只能吃半只，步履也渐渐蹒跚。

螳螂的眼睛有神奇的变色功能，会在环境明亮时变浅，光线暗时变深。24日白天，它的眼睛仍保持着夜晚的紫色，我就想，可能要告别了。它坚强地撑过了一整个白天，伏着身体，慢慢呼吸。我看着它的腿越来越无力，渐渐支撑不住躯干，以奇怪的弧度弯下去，但爪尖和触须还不时动一动。

晚上迟迟不肯睡，想陪它走完这一生。它在我手心里越来越僵，只有口唇还在细微地活动，仿佛喘着最后的气。

虽然明知这对刺花螳螂来说，就是正常的寿命，但亲眼见证过这个生命精雕细琢、渐渐成形的模样，还是觉得何其匆匆。曾在儿时震动过我的，看小生命消逝的悲伤，与成年人的理性搅在一起，变成低回的感受。

当我以为与螳螂的故事已然落幕时，却峰回路转，又续一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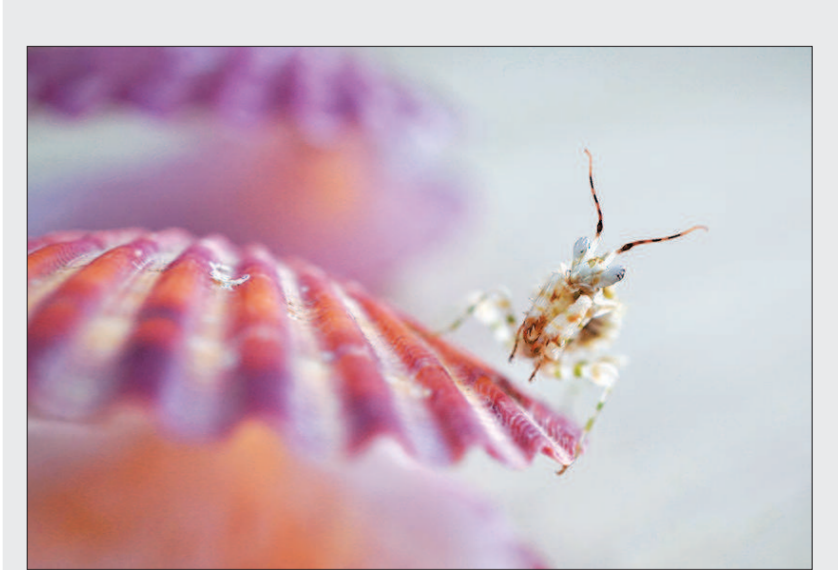
同事养的那批刺花螳螂，其实有一对儿成年的，出差时没交给我，而是放养在办公室两个苔藓缸里。它们分别试镜《博物》9月刊的封面，最后母螳螂的片子更好，也就是最终的封面版本。

两只成虫走完生命进度条，半个多月后，同事突然在苔藓缸里发现一些会动的像素——那只上封面的刺花螳螂，不止在人类的资料库中留下了精彩影像。它不声不响地，在缸中一根藤蔓上，产下极其隐蔽的黑色蝶蛹。卵悄然孵化，比蚂蚁还小的新生螳螂，在缸里到处乱爬，成为故事的续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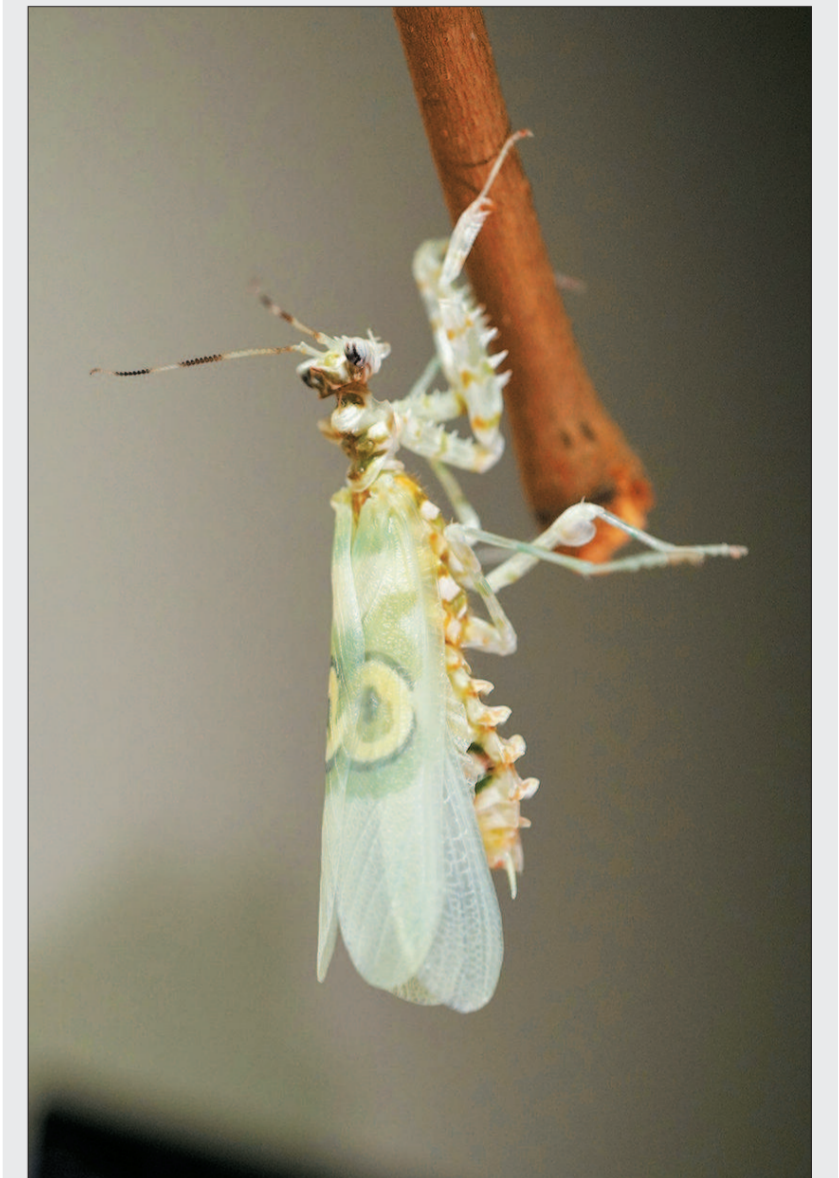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接着养吧！”这个螳螂幼儿园，又辗转来到我家。当我挨个儿喂食喂水，看着它们做出熟悉的小鹿喝水、猫猫洗脸动作，那种“续写”之感达到了顶峰。

温蒂长大了，彼得·潘便邀请她的子孙去永无岛，冒险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、永远继续下去。而我，觉得这些短暂的小生命才是永恒的“彼得·潘”，自己则是不断更新“温蒂”。每一次轮回，它们带我开始新的探险，给我永远鲜活的身体。

养小动物，是一种生命学习。



小花花站在扇贝壳上，像个飞檐走壁的小侠客。



刚羽化的五色翅膀

去剑河撑船如何？

赵霞

剑桥居家的日子，乔写信来问：“周日下午，你们一家有空吗，去剑河撑船如何？”

乔是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学者，也是我在剑桥大学访学期间的联络人。那时还在新冠疫情期间，英国实施并不那么严格的社交隔离建议。剑桥大学的线下教学和学术活动都因疫情暂停，我们不再能够课堂上常常见面。乔担心我和家人在异国多有不便，每周都会发一封邮件过来，别无他事，只是确认我们一切无虞。邮件里，他嘱我们保重，又提到他在剑桥最热衷的体育活动之一是撑船，疫情前几乎每周都去。“或许你们也有兴趣一起？”他说，“我有季票，不限人数，你们一家来正好。”六月里，剑桥的疏离政策相应放松，允许户外聚会。七月，我们就收到了他的正式邀请。“徐志摩写剑河的诗，我很喜欢。”他在邮件里说。

撑船是剑河上闻名的休闲活动。不是打桨，而是撑篙。刚到剑桥那会儿，我们常去剑河散步游览。撑篙船是河上著名的一景。小船偏瘦长，一人在船尾撑篙，几人分坐船中，阳光熠熠，水波粼粼，船行自在，不亦快哉。岸上看的人多了，撑篙的舟子有时索性大发，也在船头高声喊唱。有人倚在河桥的栏杆上，趁机赶快拍照。

我们坐中午的校车进城，约在离上船点不远的洗衣草坪见面——这里过去是剑桥妇女们借河水洗衣的聚集地。草坪边就是剑河撑篙船的起始点之一。乔来了，背着防水包，戴防水镜，一身轻捷的劲装，与他在大学里西装笔挺的形象大不一样。这里是剑桥市最热闹的上船点，原本熙攘，因是疫情期间，游客不多，也用不着排队，工作人员径直给我们安排了一艘空船。一转头，看见乔提着一根长篙走来，约有四米长短，正是撑篙用的。那篙原来是金属制成，并非我以为是竹篙。乔一边上船，一边提醒我们，若担心手机之类落水，可以提前放进他的包里，防水，整个掉进河里都不怕。

会落水吗？我一边问，一边和先生领着孩子摇摇晃晃地上船。一回头，看见乔举着长长的撑篙，已站在船尾。他的目光里闪过一丝狡黠，说：不排除这个可能。

小船修长，不大。为了分散重力，我和孩子坐中间，先生压住船头。乔静待我们坐定，说声“走了”，轻轻一撑，点篙开船。

船身行稳，方觉这是在徐志摩的康桥。水波微荡，碧影清凉，两边的柳树硕大粗壮，绿荫蔽日，与我江南老家看惯的垂柳十分不同。水草从清澈的河底一直长上来，差不多要浮上水面，又堪堪停住在水下一两寸处，左右轻摇。乔运篙如梭，左一记，右一记，小船随之轻快驶进。行经国王学院旁，他指给我们看岸边的一排柳树，据说这就是徐志摩诗里写到的“金柳”。我还是第一次听闻，《再别康桥》里“河畔的金柳”，竟还有本尊出处。我问，究竟是真的本于此树，有据可查，还是大家传来传去，风雅附会？乔忙着撑篙，笑而不答。

剑桥的桥是真多，在岸上觉得，在水上更觉得。这些桥，大、小、高、低，有木头的，也有金属的。乔点着篙，驾船穿过一座座各式的桥拱。每到了拱下，他就收了长篙，任由船身惯性驶动。小船与拱壁相错而行，拱下空旷，仿佛听见空气摩擦的轻响。有的桥拱太低，驶近时，他得握篙俯身方能通过。有人在桥上看见我们，快乐地招手。

行过一连几座桥，河面渐趋平静开阔，景致也渐深幽。河两岸，观光的小路换作茂密的树丛，人影变得稀少。偶尔看见林子里野餐的一家子，大人躺着晒太阳，孩子们换了泳装，准备下水。水这么凉，能游泳吗？我惊诧地问乔。他还没答呢，就看见水草间游过来一位裸身的泳者，像一条大鱼似的，从我们船边倏地过去。

迎面驶来另一只撑篙船，船中央摆一张小席，搁着酒饮和糕点。船上行人，啜着酒，唱着歌，好不快乐。两船靠近时，他们高兴地大声同我们打招呼。我们也高兴地回应。刷一下，擦肩而过，眼前分明还留着那一船鲜活的面庞。

我们看得新鲜，掌篙的乔已是一脸汗水。我家先生想分担下撑篙的辛苦，不料接过长篙，刚插入水，只觉又沉又滞，差点脱手而去，安全起见，只好再还给乔。岸上看见的那种“撑一支长篙”的轻捷潇洒，原来是假象。这是需要练习的，乔安慰他。

“看见前面那棵柳树了吗？若你们不介意，我就要把船泊在那儿了。”乔说话总是这么文质彬彬。那里是一片空旷的田野，岸边一棵矮壮的柳树，十分显眼。他住了篙，从船尾走到船头，跨步下去，停船，把带索绳缚在柳树上，说，这就是他往常撑篙休息的地方。

船静下来，只随水波轻轻地浮动。周围没有他人。我们坐着，各自掏出水杯，喝水，海阔天空地聊。足球。漫画。美国的大选。还有前几日我送给他的中国图画书《团圆》的英文版本。乔说，我太喜欢这本图画书了，里面的文字和图画都充满张力，意味丰富。

乔是我见过对中国儿童文学最感兴趣、也最怀有善意的西方学者之一。我在剑桥大学的一年里，眼见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不多的几位华裔学生，几乎都收在他门下。我猜想，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中心把他派给我当联络学者。疫情未起前，我去中心听课，他在课堂上笑眯眯地接待，又热心地把课时安排都发给我。交流中谈到中国儿童文学，他听得最仔细，会与我切磋商讨一些有趣的话题。新年后的新学期伊始，我们做了关于非虚构儿童文学的对话，十分愉快。不久，他专门来信，邀我们一家去他家晚餐。邮件里，他仔细询问我和家人爱吃什么，不吃什么。有几道特色的菜点，他怕我们不习惯其中某些佐料的风味，特地来信详细说明，让我们挑选更合适的口味。遗憾的是，约定聚餐的当天傍晚，孩子突发高烧，我们未能如约赴宴。我带上礼物，打车赶到他家。他和妻子、孩子们都出来迎接。我们站在门廊处交谈片时，一起约定改日再聚，我又匆匆赶回住处照顾孩子。不久，乔再写邮件来郑重相约，但因疫情突起，全英宣布社交隔离，约会又不得不取消。直到夏天，还是因他的相邀，我们才在剑河上再次相遇。

乔曾在日本任教，没有去过中国。但他对中国文化好像有天然的亲近。除了获得丰子恺图画书奖首奖的《团圆》，我又在英国亚马逊网上订了图画书《夏天》的英文版送给他，同时传给他一些中国图画书的资料。他极感兴趣。他读《团圆》，读出了我之未曾听到过的见解。他以为，书中毛毛的硬币失而复得

的情节，既可能是毛毛生活的事实，也可能是“爸爸”悄悄安排的“虚构”。这样再读结尾处毛毛掏出硬币送给爸爸的场景，就有别样的深长意味。妙就妙在作者始终不发一言，想象和情感只凝于文字，稳重，端庄。这么听着，觉得他倒像一位中国父亲。

那天回程时，他也谈起两个孩子。儿子塞居上中学，性情稍内向，对艺术情有独钟。女儿布瑞还在小学，开朗而欢快，热爱戏剧。他对孩子有不寻常的耐心。那时我们家儿子上一年级，坐在船上，见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。乔一边撑篙，一边认真地认真地解答。临近码头，孩子用刚学会的英文后缀“者”字，自己发明道：今天乔叔叔是撑篙者。乔回道：太对了。

整个船程来回近三个小时，我们又回到出发的码头。大家在岸边的一棵大树下合影，道别。

转眼过了暑假，我们要准备启程回国了。乔来信问：如不再坐一次我的船，相聚留念？我们欣然赴约。还是乔撑篙，沿旧路溯流而上。这一次，工作人员在船上另摆了一支小桨。行道中，儿子兴致勃勃地擎起小桨，划水助力，提桨时带起一串水草。乔用英文吟出徐志摩的诗句：“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摇”……

这是我们在剑桥困于疫情的生活中，最难忘的旅程之一。

离开剑桥后，我们和乔仍在邮件里互致问候。他告诉我们，有一阵子去撑篙，每撑到歇息的柳树那儿，就会想起我们一家。又讲，新近读了哪一本中国儿童文学的书，觉得甚好。最后常问的是：什么时候再来剑桥，还坐我撑篙的船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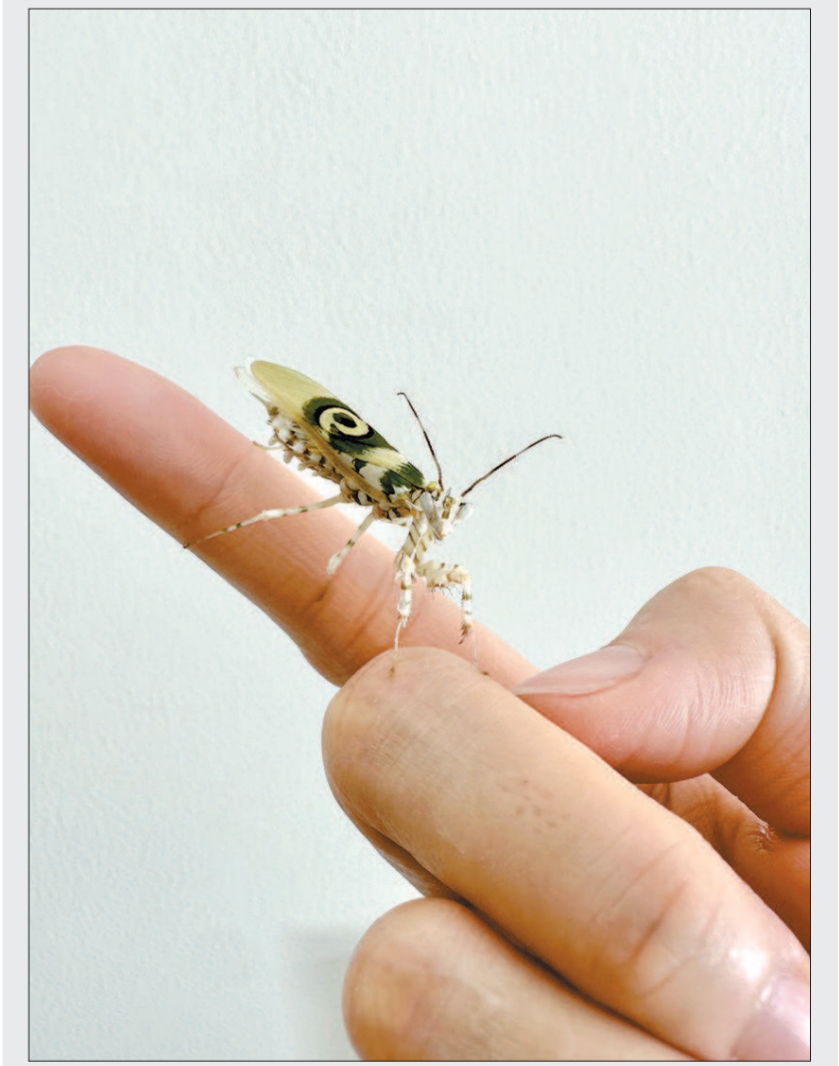
一晃四年过去了，真是奇怪，好像某个时间一直停在某个地方。

我们也问他：什么时候你来中国呢？乔说，塞居上大学了，结交了来自中国的好友，开了微信账号。他也试着申了一个，成功了。今年七月，他真的要来中国讲学了。

不知你们有空见面吗？他照旧彬彬有礼地问。

一定的，我答，七月见。

2024年6月30日



第二天的蜂蜜绿豆糕



小花花的成长衣柜

本版配图均由林语尘提供